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晏智杰 / 主编

金融资本

[奥] 鲁道夫·希法亭 / 著 李 琼 / 译



Finance Capital

华夏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晏智杰 / 主编

金融资本

[奥] 鲁道夫·希法亭 / 著 李 琼 / 译


Finance Capital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资本/(奥)希法亭著;李琼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ISBN 978-7-5080-4179-7

I.金… II.①希… ②李… III.金融资本—研究

IV.F0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1317 号

金融资本

[奥]鲁道夫·希法亭 著

李 琼 译

策 划:陈小兰

责任编辑:李雪飞

出 版: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电话:64663331 转)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 开

印 张:31

字 数:509千字

定 价:5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换句话说，我试图将对这些特征的分析纳入由威廉·配第始创的、在马克思那里达到顶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在我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就是集中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使得“自由竞争被扬弃”，另一方面则造成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正如我在后面将要阐述的那样，这种联系使得资本采取了其最高级也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

在这种情形之下，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动方式：看似独立，实际上却只是一种反映或表现；它会采取许多种方式，并且会和产业资本及商业资本的运动相对独立并分离。金融资本增长得越快，它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分析的必要性也就愈益迫切。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

因此，对这些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就必须说明上述所有现象间的内部关系，从而也促使我进一步对银行资本以及它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关系进行分析。我的研究也必须探寻使得产业企业得以创立的那些法律形式是否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这或许能帮助我解决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所导致的经济理论问题。但是，就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而言，目前我只能在其最成熟的形式中观察到这种在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基本形态中就有清晰体现的相同联系。由此，信用的性质与功能的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一问题又

2 金融资本

只有在厘清了货币的作用之后才能得到解决。弄清楚货币的作用问题还因为下述原因而变得更为重要，这就是：自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创立以来，尤其是在荷兰、奥地利和印度的货币制度形成之后，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有的货币理论中都无法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办法。正是这种情形使得克纳普虽然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货币制度在其实践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但却只能是抛弃任何的经济学解释，而试图以司法术语来取代。在他看来，这种做法虽然对于上述问题不能提供任何解释，也无助于科学的理解，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对此进行的中性的、没有偏见的描述的可能性。^①对这一货币问题作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必要性还因为以下原因而更显必要：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对作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的价值理论进行经验检验；而且，也只有正确分析货币，才能使我们理解信用的作用，从而理解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间的联系的基本形式。

因此，研究的内容决定了本书的结构和框架。首先，我分析了货币问题，紧接着分析的是信用，然后是股份公司理论，以及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关系和地位的分析，这反过来又引致了对作为“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所的作用的考察。商品市场必须单独进行研究，因为它同时包含了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两种活动。产业集中的过程是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紧密的联合相伴随的，因此，对集中的过程及发展方向，尤其是对其最高阶段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的研究，就变得更为迫切了。如果希望通过垄断的发展以及对商业周期的重大影响来“调节生产”，从而达到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就必须对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理论部分的工作至此也告一段落。但考虑到上述理论及其今后的发展会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会对几大阶级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政策进行了分析，这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经常被批评说其经济理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① 参见克纳普的《国家的货币理论》。——编者注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指责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然而，我必须指出，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其分析对象的极其错综复杂，使得经济学成为所有科学理论中最困难的科学。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特殊处境——它被所有能够提供科学研究时间的大学排除在外，迫使他们只能在政治斗争之外的空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因此，不顾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处境，将他们及其研究进展直接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是既不公平的，也缺乏对他们的创造能力的基本尊重。

经过最近一段时期关于方法论问题所进行的大量争论，即便不是出于为现行的经济政策辩护的目的，也应该对其作一个简短的解释。有人宣称，政策研究是规范性的，它最终还是由价值论来决定；由于价值判断不属于科学领域，因此政策问题的研究也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这里我无法就这种规范与规律即因果论与目的论之间的关系的的方法论之争展开充分的论证，而且因为麦克斯·阿德勒的关系，我更有理由省略这部分论述。麦克斯·阿德勒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一卷中对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而透彻的研究，^①在此我只需指出一点就足够了，即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发现因果关系，即便是对政策的研究，也是秉持这一目的。与此同时，认识商品生产的社会规律，是我们得以揭示决定社会各阶级意志和意愿的决定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阶级意志是如何决定的是一项科学任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其理论一样，是独立于任何价值判断之外的。

因此，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这种看法在内部和外部都广泛流行，但从逻辑上看，即便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考察，它也只不过是一种研究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解释的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试图将其运用于分析商品生产阶段。社会主义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其对商品生产

① 参见麦克斯·阿德勒的《社会科学关于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争论研究》（1904年）。——编者注

4 金融资本

社会发展趋势分析的结果。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包括认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既不是价值判断，也不是实际行动的指南，因为认识到一种事物的必然性，和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这种必然性，二者是不相同的。当然，对于某些坚信只有依靠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将上述二者合二为一倒是很有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使掌握它的人具有持续的优势，而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当中，最危险的当属那些对社会主义有最深刻了解和体会的人。

另一方面，很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等同。阶级统治的维持依靠的是被统治者相信这种统治的必然性，认识到这种统治的暂时性这一特点，就可以成为推翻它的原因。统治阶级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产生无法遏制的厌恶情绪。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复杂性，也使得对它的研究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那些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或有害的人，才能承担这一工作。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拥有客观的逻辑，也摆脱了价值判断，但却因为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必然成为那些根据其结论并将最终获胜的阶级的思想财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并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相对立。与此同时，它还始终坚持着一切科学研究都应具备的特性——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普遍适用性。

早在四年前我就已经完成了这部著作的提纲，但不断出现的外部状况却使得写作过程一再被中断。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货币问题的那几章的写作在克纳普的著作出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事后我只是对它作了很小的改动和增加了几处批判性的评注。这些章节的确也是本书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遗憾的是就货币而言，无论研究的乐趣还是理论理解力，都是极易耗尽的，正如富拉顿也意识到的那样：

事实是，这不是一个能直接引起大众兴趣的课题，对其研究的进展过去是缓慢的，今后也将总是缓慢的。^①

① 参阅富拉顿的《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一书中的第5页。——编者

情形在富拉顿之后也并未改变，因此，我不得不当即在此向缺乏耐心的读者保证：一旦你掌握了最初几章，本书的其余部分都将不再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

鲁道夫·希法亭

1909 年圣诞节于柏林—弗里德瑙

版本说明

本书是鲁道夫·希法亭七十年前出版的德文版的《金融资本》一书的英译本。我是在现有的两个英译本（山姆·高登先生的译本和莫里斯·沃特尼克教授新近的译本）的基础上完成翻译的。虽然翻译的过程中我在许多观点的翻译上都参考了高登先生的译本，但本书主要还是以沃特尼克教授的译本为主。并且为了使这部经典著作在译成英文后能尽可能地准确、清晰和易于阅读，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沃特尼克教授的译本作了大范围的修改。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有时候要找到一个与原有的德文本中的专业词汇完全对应的英语词汇是有困难的，这时，我采取的办法是加一个脚注加以解释和说明。这里还要说明的另一件事情是，在我们通常习惯用“**Britain**”一词的地方，希法亭使用的是“**England**”一词，这种情况在原德文本的其他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尤以第18章为甚。这种错误对于欧洲大陆的人来说十分普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因此，与其对作者的原文进行修改，还不如保持原状并提请读者注意这一问题本书就是这样做的。

在本书中，资本这一概念被希法亭广泛地使用，因此为方便读者的查阅和使用，我把它所在的页码以索引的形式附在书后。

我注意到希法亭德文版的原著中有两个印刷上的错误，再版时，这两个错误也没有被更正。沃特尼克教授发现和更正了其中的一两个错误，我在仔细研读他的译本的时候又发现了几个新的小错误。所有这些错误在我这个版本中都全部被更正过来了，其他方面的更

2 金融资本

为重要的更正，我都用脚注的形式予以了详细说明。

最后，在所有我看来对于今天的英语读者有必要作一番解释的地方我都作了注释，有的注释在沃特尼克教授的译本中就已经有了。

汤姆·博托默里

英译本序言

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在1910年刚一面世，就立刻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和贡献。奥托·鲍尔在《奋斗》^①杂志上发表评论称，这部著作可以被视为是马克思《资本论》一书的续篇。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和资本主义经济下一个发展阶段趋势的大胆预测，在他死后已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一一证实。卡尔·考茨基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长文^②中，详细论述了希法亭的这一著作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进一步发展，认为这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的、极具建设意义的、天才式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的是，希法亭这部著作对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没有来得及展开的和充分说明的一些经济现象，作了充分而且精彩的分析和论述。

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后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③是建立在希法亭的“具有极高价值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的，而且，

① 奥托·保尔：《金融资本》，引自《奋斗》（1909～1910年），第三卷，第391～397页。

② 卡尔·考茨基：《金融资本与危机》，引自《新时代》（1911年），第二十九卷，第764～772、797～803、838～846、874～883页。

③ 列宁：《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

2 金融资本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规定——垄断、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国际卡特尔同盟、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或多或少地是与希法亭的这一著作密切相关的。最杰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之一的尼古拉·布哈林也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拜希法亭所赐。^①布哈林在其《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比列宁的相关研究早了几个月，列宁也参考了这本书）中，表示他的研究出发点和核心思想都是来自于《金融资本》。^②不过，他对于希法亭的理论有种毫不妥协的顽固情结，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以后，资本家将会采用帝国主义的政策来谋取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战争。同时，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性的转变将会导致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而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将会奉行干预主义政策，政府将会获得许多新的权力，并对整个经济进行调控。这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预测，可以在布哈林后来的许多著作中看到，包括他著名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学》（1920年）。布哈林后来还对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十分追捧，只是他在阐述其政治意义时采用了另一种方法。

希法亭著作的最后部分所阐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直接影响力是最大的。这点我们不仅可以从那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反应中看到，而且还可以从约瑟夫·熊彼特在《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一书的引文中看到他对希法亭的理论的重视。^③《金融资本》包含有许多新的概念，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阶级结构、国家、工人阶级的政治等都有研究，并且希法亭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于这些问题作了

① 1912~1914年他在维也纳时，曾与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联系，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了反对奥地利边际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即《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史蒂文·科亨在他的历史学研究著作《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中写道：“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将会对布哈林有十分长久的影响。”甚至在1917年之后，当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贬斥为“改良主义者”的时候，布哈林，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仍然以其卓越的理论成就被广为推崇（第21页）。

② 科亨，同上书，第25页。

③ 熊彼特：《帝国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1919年）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

进一步的研究和修正。把《金融资本》这本书放在希法亭的整个研究生涯背景下来进行审视，有利于我们确定这本书的主旨。

二

鲁道夫·希法亭出生于1877年8月10日，出生地是维也纳，他是埃米尔·希法亭和安娜·希法亭的唯一的儿子，而埃米尔·希法亭是“安联”公司（一家老保险公司）的出纳。鲁道夫·希法亭先是在斯图亚特读大学预科，后来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并在1901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直到1906年，他都从事医生的工作（后来在一战期间他也从事医学工作），不过自从他在15岁时参加了社会主义者的学生协会之后，他就一直在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经济理论的学习。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撰写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可以在1899~1900年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巴黎）》中找到。从1902年开始，他就成为《新时代》（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期刊，主编为卡尔·考茨基）上经济学问题研究方面的常客。1904年他对庞巴维克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回应出版后，他就逐渐成名了。^①

这时希法亭和麦克斯·阿德勒一道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期刊在1904~1923年间曾不定期的发行过）中，这个期刊成立的目的是为奥地利的社会主义研究和刚产生不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一个表达的渠道。不久之后，在1906年他被邀请到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的学校里做经济学讲师，但是后来因为德国禁止聘请外国人到本国做教师，因此他不得不放弃这一职位，成为《前

① 冯·庞巴维克（1851~1914年）是奥地利边际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社会主义的狂热反对者，他在1896年发表了一本名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评论》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希法亭写了《对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作为对他的回应，这篇文章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一卷（维也纳，1904年）上。庞巴维克的研究和希法亭的批判，同时被保尔·斯威齐翻译成英文并一起出版。

4 金融资本

进》期刊的外国编辑。从1907年开始，他就经常在《奋斗》杂志上发表文章（有些文章是以卡尔·埃米尔的名字发表的），《奋斗》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办的一个月刊。在这期间他还开始了他的代表作《金融资本》的写作工作。1904年，希法亭与玛格丽特·哈尼伯格结婚，他的妻子也是位医生，他们是在参加社会主义学生运动时认识的。后来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卡尔·埃米尔（1905~1942年）和皮特（1908~?年），但是不久他们就离婚了，后来又重新结婚。

在一战爆发的时候，希法亭与德国反对战争的少数派站在了一起。1915年，他作为医生加入了奥地利军队，而在以后的战事中，他一直在意大利前线为军队服务。战争一结束，他就受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①的邀请到柏林做该党派创办的《自由》杂志的编辑。他反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第三国际的联合，并参与到创建“第二个半国际”^②的讨论中。在1922年他重新加入了德国当时的多数党——社会民主党，这是在该党重新联合之后的事情。1920年在他获得普鲁士的公民的资格后，在古斯塔夫·特雷泽曼政府执政期间，希法亭被德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任命为财政部长，任期为1923年8月到10月。后来在赫尔曼·穆勒政府执政期间，他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任职期为1928年6月到1929年12月。他在1924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并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到1933年。这期间他还是《社会》杂志的编辑，并在这个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而且还经常参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希特勒上台之后希法亭被驱逐出境，他首先是去了丹麦，后来去了苏黎世。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流浪时，曾积极参与到社会民主党

①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917年4月份在哥达地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全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当然还有他们的领袖人物，如希法亭、胡戈·哈阿兹、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爱德华·伯恩斯坦、弗朗茨·梅林和科特·艾斯纳。若要详细了解这个党派的建立过程和后来解散的原因，可以参阅朱莉斯·布朗撒的著作《世界历史》，第二卷，第59~61、123~124、224页。在伊恩·布拉格的《德国独立社会主义党的历史》这本书里，有更为详细的叙述。

② 布朗撒：《世界历史》，第233~236页。

相关著作的创作中，并对社会主义出版物做了许多工作。^① 1938 年他去了巴黎，在那里与他的朋友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会合，在 1940 年法国沦陷之后，他们去了未被占领区，寄住在阿尔勒斯的广场旅馆里。在这里希法亭开始撰写他最后的一部著作——《历史问题》，这部著作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的重新思考。但在 1941 年 2 月 11 日，贝当政府最终同意了德国政府的一再请求，把布赖特沙伊德和希法亭交给了维希政府时期的纳粹党卫军联络官——雨果·盖斯勒。他们后来被带到巴黎，在那里希法亭遭到了盖世太保的虐待。后来他自杀了，或者更可能是被谋杀了。^②

三

我前面已经说过，希法亭从 1902 年就开始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经济论文，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反驳了庞巴维克的批评，^③ 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④的学者们正在与心理主义等思潮^⑤的代表们展开论

① 参阅：《社会主义者的坟墓》，载于《战斗》杂志和《前进》杂志，匿名作者是理查德·科恩。

② 希法亭准确的死亡日期和死亡原因并不清楚，并且据我所知，在德国（其他地方也一样）没有一个组织曾经对这个事情做过详细调查，也没有人去指认和控诉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

③ 参考附注⑦。

④ 对于这个学派的详细解释，可以参阅汤姆·博托默里和帕特里克·古德为《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所写的序言。

⑤ 奥托·保尔：《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载于《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第 55～58 页。保尔在此特别指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我们所说的奥地利政治经济学派达成了妥协，也就是说，它与边际主义学派达成了妥协，而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庞巴维克、卡尔·门格尔（1840～1921 年）、弗里德里希·冯·维泽（1851～1926 年）。第一次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提出批判的是古斯塔夫·艾克斯汀的《边际效用理论难以成立的四大缺点》。”这篇文章载于《新时代》（1901～1902 年），第 20 期，第 810～816 页。

战，批判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①

希法亭的核心论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和“社会关系”，而边际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在第1章中，他在讲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对于商品的研究”之后，就又指出，“‘商品’在这里代表的是以物为媒介所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因为商品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任何以商品有用性，即其自然属性为出发点的理论，无论是侧重于商品作为一种有用物品的完成形态，还是侧重于商品的功能性，都是以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的，而不是以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的。这就隐藏了一种矛盾，即试图从主观的个人关系中引申出客观社会评价的矛盾……”

在第2章中，在关于价值和平均利润的关系的问题上，希法亭反驳了庞巴维克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批评^②。庞巴维克认为，平均利润率理论和商品价格理论不能统一于价值理论，这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根本性矛盾。我在这里不详细描述希法亭是如何反驳庞巴维克的，只说明他的基本论题，即价值是“解释价格这一起源于资本竞争的独特现象的必要理论起点”，而“价值规律”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的确决定了价值向价格的转化形式。

最后，在第3章中，希法亭对自己的辩护进行了总结，并且论述了自己对于边际学派的评价和批评：“价值规律是建立在商品制造基础之上的特定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一切社会结构的变动都可以归结为商品关系的变动，即生产的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进。”另一方

① 皮特·盖伊在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中提到边际学派对价值的分析（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独自系统化的）影响了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许多思想就是来自于这些社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坚信，马克思主义和边际主义在分析价值的问题上都有其正确的地方，只是这些正确的地方都隐藏在这两个理论的重合之处。不过，总体上来说，伯恩斯坦更加相信边际主义学派的分析。“我们现在对价格形成机制的研究十分直接，绕开了抽象的‘价值’概念对我们的思索的困扰”（引自皮特·盖伊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第174页）。

② 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的发表，为庞巴维克的研究提供了契机。